

# 为新中国而设计

周令钊



一路走来,现已百岁的我很荣幸见证了新中国美术七十年的光辉历程。

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,我的一些设计和绘画创作很荣幸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欣赏。身处盛世,国家富强,人民幸福,更可喜的是,优秀青年辈出,他们会比我做得更好。中国和中国美术的未来将更美好!

稿投上一稿。他说,青年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,是围绕在共产党周围的先进青年。我于是有了灵感:那就在五角星外面画一个圈吧。“五角星”代表党,“一个圈”是指共青团员们。从平面构成这一设计基础分析,这个“圈”是一条圆形线,这条线是由无数的点组成的,象征着党的周围团结着无数优秀青年。这样,团旗的设计草图就诞生了。

侯一民曾是艺专地下党支部书记。1949年,他介绍我进党训班学习。学习结束后我郑重地向党组织提出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,并光荣地成为党组织的一员。自此我的一生与党、国家、人民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

这年9月,我接到新任务,为开

国大典绘制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。当时,距离开国大典只有二十天左右,时间紧迫。于是,我和爱人每天起早贪黑,带着干粮、拎着暖水瓶登楼作画,画就是一整天。巨幅创作与一般绘画创作不同,最难的是控制比例。所以我们俩做了一个粉线袋,像木匠那样弹线、打格子,把十多厘米大小的照片等比例放大后,才完成后续创作。1949年10月1日,一幅高约六米、宽约四点六米的毛主席画像终于如期挂在天安门城楼上。当天下午,毛主席登上天安门,就站在我画的那幅画像的正上方。我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东侧,亲耳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,亲眼见证毛主席按下电钮后第一面五星红旗徐徐升起,那种心情是难以言表的激动,

## 歌随涛声起

诸雄潮

这里的水面很是宽阔,一座大桥连接两岸,也把心连在一起。

次日,我们先往北直到贡山,夜抵当地一乡镇。据说,这里再往北几十公里就是丙中洛,那里是令人向往的地方,景色绝美。惜乎天色已晚,我们无法放下手中的工作,只能留下遗憾和想象。我们到怒族老人李汉良家,屋子建在山坡上,颇多田园风光。几畦菜地,种类不一,藤蔓绕树,花朵随意,是个世外隐居的佳处。进得屋去,火在盆中,酒在碗中,歌在胸中。闲聊没多久,酒、火合作一处,歌便冲破喉咙,飞空而出。本地民歌,燃烧如火,在清凉的夜中,幽明而嘹亮,也穿透了我们的胸膛。李汉良是个关注收集本民族文化的赤脚医生,医病也医心,同时尽力收集着、治愈着民歌失散的心病。我以为,只要还有旋律在,文化便流传在人们心中。

驱车折回,夜色尤美,怒江清唱,没有一丝杂音。技术人员不禁数度为

怒江的歌喉折服,从山坡下去,录下美妙的声音。而我独自前行,潜在在群山之中。漫漫的长路,空无一人,只有怒江最忠诚,一路伴随,一路歌唱。八月高原的夜,寂寥宁静,而歌声时起。山越是深,歌越是浓,夜越是深,萤火虫也越是明。有了歌声,整个世界便都沉静了下来,倾听那美妙的声音。人生的悲欢离合,都归入山中,化解江中,无影无踪。

如此众多的民族和谐共处,聚居一起,他们的歌声如同八音盒,各有妙处。泸水市上江镇新建村大南茂自然村在怒江旁边。夜晚山高路深,星火点点,一些唱歌的傈僳族老人应邀前来。他们唱得很自然,很优美,很入心。

许多人集中在一起唱,感觉如同专业歌手合唱,但他们却是地地道道的农民。他们的歌声嘹亮,像是要划破群山的阻隔。我们虽然听不明白意思,但能感受到他们的愉悦之情。歌

那一刻令我终生难忘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国徽的设计事关重大。国徽设计是集体的设计,有两个设计小组参加,一个是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小组,一个是张仃、张光宇和我为主的中央美院设计小组。这枚凝聚集体智慧的国徽,给人以光明、厚重、坚实之感,彰显了东方特色,质量和观感俱佳,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徽形象之一。我为能成为国徽设计者一员深感荣光。

1950年开始,我陆续参与第二、三、四套人民币的设计并承担人民币票面总图设计工作。自第二套人民币起,设计思路就强调要具有中国特色。为搜集更多图案,尤其是代表民族的、传统的图案,我带着速写本去了故宫、颐和园、云冈石窟等地,从那里的石雕、栏杆、器物上寻找图案。画了大量速写之后,才从中挑选出一些比较满意的图案。一直到第四套人民币,我们设计组五人行程万里,体味我国各地的自然与民风。五人一心的无间合作,使这三套人民币随时代而变化,都焕发着我们中国人熟悉的、亲和的气息。

很多人说我是快手、多面手,其实我的画功也是不断磨练出来的。以前,有不少人要我给他们画像,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不能画得“有点像”,一定要画得“很像”,要“神似”,这样人家高兴,我也练了基本功。平时无论出门走到哪儿,我都会带上写生的行头,把自己关在家里闭门造车是“憋”不出好作品的。对新鲜事物感兴趣,多看、多想、多动手是我的习惯。有人问我都这么大岁数了,还能画吗?原来作画于我是生活的一部分。现在已过百岁,大脑变小了,做不了“快手”了,但看到美好的自然、美好的艺术,仍然会冲动、仍然想动笔……

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,我的一些设计和绘画创作很荣幸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欣赏。身处盛世,国家富强,人民幸福,更可喜的是,优秀青年辈出,他们会比我做得更好。中国和中国美术的未来将更美好!

(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。本文由作者口述,周容、马苏薇整理)

书写东营的灵感,来自于李白的《将进酒》。诗仙在他这首著名诗歌中,天才地发出一声浩叹,“黄河之水天上来,奔流到海不复回”。结束山东东营之行,回到西安的家里来,我想到一个题:海从天上来。

来到黄河入海口所在的东营,还没有到入海口,我便思接千里万里,穿云破雾般思想起黄河的源头,是在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脉上。那里地老天荒,那里雪山草原,那里所在的三江源水土孕育了我国著名的三大江河。长江、黄河、澜沧江,各自选择着它们的出路,但都向着海的方向,浩浩荡荡,从不停息奔流着……黄河的选择,比起长江、澜沧江,似乎要奇崛险峻一些。它最早的时候,曾经北走津冀,南走徐淮,直到百余年前,才在河南决口改道,夺去大清河河道,把一路从青海、四川、甘肃、宁夏、内蒙古、陕西、山西、河南等省区收纳而来的洪流,义无反顾地东向山东,直去东营,注入渤海,奔腾不息的黄河,融为海的一部分。

我没有诗人的想象,但我因此也要说,海从天上来!

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河口镇以上的黄河,亦即黄河的上游,我断断续续地走了一些。而以下流经的晋陕大峡谷,因为地利的缘故,我差不多是走了个透。九曲十八弯的,那叫一种声势,那叫一种壮美。特别是在晋陕峡谷的壶口,惊涛也罢,骇浪也罢,是都要被一壶所收了。其所呈现出来的,就愈加磅礴汹涌,更以巨大的流量,夹带着大量泥沙,像个无怨无悔的巨人似的,搬运着来到入海口的东营,沉积下来……

流经黄土高原的时候,黄河尽着自然赋予它的这一天职,把清凌凌从上游流泻到这里的河水,搅拌成黏糊糊的黄河汤,仿佛一条黄色的巨龙,奋勇地负载着泥,奋勇地负载着沙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不叫苦,不叫累,驮运到此,沉淀为共和国最为年轻而又富饶的土地。我来到东营,双脚刚刚落在这里,即觉出脚下土地的熟悉,像是脚踏着自己的故乡一样。我的这个感觉是没有错的,谁能说这里的土地没有一寸是从我的故乡来的?

我因此骄傲起来,以为我也该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呢!

心存着这样一种想法,我在途中,曾经不由自主地下车走进这片新生的土地,弯下腰来,伸手抓一把泥土。那种凉丝丝的感觉,让我很自然地吧鼻子凑到了抓在手里的泥土上,深情地嗅了嗅,直觉那泥土的味道,与我们家乡的味道一模一样!恰其时也,有位在此垦殖的汉子,看见我的举动,向我走来,问了我一句话。他问我可是从陕西来的?我老实地回答了他。他高兴了,说我在路边说话,他一听就知我是从老家来的。他一句“老家”,把我说得愣了起来,我看着他,不知如何与他交谈。他倒好,一点都不见生,用他会说的陕西话给我说上了,说他们祖上就是从陕西来的。

他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,与他便有了一场比较深入的交谈。知道在他爷爷辈上,一路跟着黄河走,喝着黄河的水,闻着黄河的味,来到这里已有四代人。他们是离不开黄河了,老爷爷沿黄河逃荒往这里来,是因为耳闻黄河入海的地方,地广人稀,随便挖一块地出来,撒上种子,就能养家糊口。汉子说得开心,说他爷爷曾不客气地说过,他在黄河的上游,耕种的是黄河土,来到黄河口,垦殖的还是黄河的土。黄河就是老家……汉子最后的那句慨叹,把他自己也慨叹得乐了呢。我因此也乐了,承认他说得对,说得有道理,黄河走到哪里,哪里就是老家。与汉子拉罢

## 海从天上来

吴克敬

话,我回到车上,向同行的朋友说了汉子的话。朋友是河口本地人,他闻言说得比汉子还有趣。朋友说河口一带的人,差不多都是移民来的。大家来到这里,乡音不改,自成村落,极大地丰富了河口的文化气质,更给予这片土地别样的内涵。

往海天一色的黄河入海口去。车行在平坦广袤的黄河三角洲冲积地上,放眼四野,看不见山,只有自由生长着的芦苇以及菖蒲等等我认得出来认不出来的荒草,在这个春末夏初的日子,还很好地保留着经冬而来的枯黄色,然而新生的一代,业已探头探脑地要与它们的前辈相比肩了,黄中泛绿,绿中带黄,像是哪位油画大师,在黄河口涂抹出一幅没有尽头的巨幅油画……油画中有太多太多抽油机的身影,日夜不停。但这一点都不影响鸟儿的生活,远远地看见,是一只两只的白鹭,或是一只两只的麻鸭,还有更多我叫不出名字的鸟儿,扑棱棱自荒草间飞起来,飞着又落下去……放眼全是景,美不胜收。不知车行了多少里路程,才到黄河入海口。然而我是要遗憾了,恨不得自己能生出一双腾云驾雾的翅膀,飞到高天上去,只有那样,才能看得清楚黄河入海口的面貌。我的遗憾被一幅他人的摄影作品弥补上了——在入海口附近的孤岛镇槐林艺术馆里,这幅摄影作品很好地表现了入海口的景致,其摄人魂魄的是,黄色的河水,与蓝色的海水,泾渭分明,像是刀切过一样,向远方伸展着,如一条没有尽头的曲线,跌宕起伏。

岸边有栋造型奇异的瞭望塔。我生不出翅膀来,却可以走上瞭望塔,观看黄河入海口。在瞭望塔上,我的眼界一下子开阔了许多:蜿蜒的黄河,逶迤而来,辽阔的大海,波涛奔涌,蔚蓝的天空,洁净如洗。多么壮美的黄河入海口啊!

我想,这里既然不失老家故土的本色,在我闲暇时候,还可以再来这里,与其情感再多一些亲近。



听雨观石(中国画)

李汉平

# 大地